美國高等教育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在為 William and Mary 學院提出課程改革時，美國前總統傑佛遜提議高等教育不分貧富，

應當培育有天份的人才。受到傑佛遜的啟發，美國人期望高等教育能增加弱勢族群的機會，但是這個任務顯然是沒有達到。

高等教育有兩組顧客：學生和政府。學生希望進入大學結交朋友、提高思考能力和獨立生活，更重要是改善未來經濟條件。儘管學費增加，高等教育仍然讓學生的經濟前景看好。自 2000 年以來的數據顯示，投資 4 年的大學教育，工作到 65 歲，每年的報酬率約 15%。但這不是因為大學畢業生表現優秀，而是只有高中學位的勞工表現不佳。此外大學報酬率雖然保持穩定，其中卻差距頗大，根據薪資顧問公司 Payscale 統計，大學畢業生薪資範圍從高於平均的 22% 到低於平均 21%。

政府則想從高等教育獲得 3 件事：研究、人才和平等。美國在研究上是獨占鰲頭，Leiden 大學以科學論文被引用做分析，2014 年間被引用最多論文的全世界前 20 名大學，其中 19 所是美國的學院。人才方面，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會員國中，美國於 1995 年大學生畢業率高居第一，現在卻落後其他 7 個國家。美國總統歐巴馬設定，2020 年時大學畢業率重回榜首的目標，但是這個目標卻很難達到。年輕的美國畢業生，其算數和識字的分數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的平均值，比以前的畢業生表現還差。

以平等角度而言，貧富家庭的大學生畢業率則呈現分散狀態。哈佛大學前任校長 Derek Bok 說，社區大學在每個學生上花費約 1 萬美金，哈佛大學則過 10 萬美金，而且哈佛大學生比較容易教導。學費在 20 年間增加將近 1 倍，高學費代表高負債，接近 1/3 學生屬於高負債，比例還在上升中。學生貸款不會因為破產而不用償還，高負債影響信用記錄，導致房屋貸款困難，危害生活福利，長期拖垮經濟成長，聯邦政府將承擔更多的債務。

對於大部分市場，科技進步和相互競爭，促成價格下降和品質上升，但是對高等教育卻沒

有造成變動。原因之一是研究帶來的影響可以評量，教育的評量則很困難，沒有可信賴的全國標準來衡量不同大學的畢業生學到什麼，也沒有數據可以評估哪所大學的教學效果。學生進入大學不是為受教育而是為了學位，

主要目的是向未來僱主表示自己可以進入大學窄門。哈佛大學學位價值高，因為很少人可以獲得其學位，因此哈佛大學沒有動機減少學費或增加學生人數，以免降低其價值。

這解釋美國的大學為何不能達到平等。父母為子女爭取到更多優勢，因此頂尖學校收取更多學費和獲取更多資源，排名落後的學校資源更少。這不符合傑佛遜不論貧富，為社會利益培育人才的理想。僱主也不關心大學教育提供的內容，西北大學管理學院的 Lauren Rivera 教授訪談 120 家來自律師事務所、管理顧問公司和投資銀行的人力資源部門，發現評量求職者的標準是他們所畢業的大學，如果不是名校，則不予考慮。名校篩選後，再來是看其課外活動，偏好擅長曲棍球、划船等團體運動應徵者，這些運動多屬於富裕的白人男子所喜愛。

如果僱主不關心成績，學生也不會重視成績。研究統計，1920 年到 1960 年代的學生每週花費 40 小時在上課或讀書上，現在學生只花 27 小時。學校重視研究工作，資深教授縮短對大學生的教學，教學工作淪為短期和非終身職的教師所負責。

高等教育改革壓力越來越大，聯邦政府試圖使高等教育更加平等和物有所值，美國總統歐巴馬則提出社區大學免學費的建議。聯邦政府要求大學確保畢業生的學生貸款償還債務需低於畢業生收入。Payscale 公佈畢業生平均收入，但資訊侷限於畢業生主動提供及有限樣本。此外，學費不斷增加，加上學生抗議，大學財務前景不樂觀。根據 Moody 投資分析，公立大學學費平均增加 1.9%，私立大學則會增加 2.7%。這 5 年間，大學招生率下降，經費缺乏的社區大學減少名額，盈利導向的大學提高入取生的財務標準。

澳洲學者 Simon Marginson 教授認為，美國高等教育曾提供許多構想給全世界，但是現在似乎碰壁，需要尋找新的理念。

譯稿人：姜榕榕

資料來源：民國 104 年 3 月 28 日 經濟學人